

平江不肖生 著

侠义英雄传

传

上

平江不肖生

现代武侠小说的奠基者

以江湖与武林的迷离离奇

开启了和旧的侠客传奇大为不同的一副新面目

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重要的思想

都是从平江不肖生这里开始的……

岳麓书社



平江不肖生 著

侠义英雄

传

上

平江不肖生，

现代武侠小说的奠基者，

以江湖与武林的迷幻离奇，

开启了和旧的侠客传奇大为不同的一副新面目。

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重要的思想，

都是从平江不肖生这里开始的……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侠义英雄传/平江不肖生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61 - 044 - 1

I. 侠... II. 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2262 号

侠义英雄传(上、下)

作 者: 平江不肖生

责任编辑: 杨云辉

责任校对: 舒 舍

封面设计: 吴颖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25.25

字数: 800 千字

印数: 1—6,000

ISBN 978 - 7 - 80761 - 044 - 1/I · 864

定价: 45.00 元

承印: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出版说明

平江不肖生（1889—1957），本名向恺然。曾两渡日本，并留学日本东京大学。回国后历任湖南国术研究所秘书兼教育长，安徽大学教授，湖南省参议等。一九四九年随程潜起义后，先后任湖南省文史馆员、省政协委员等。六十八岁时病逝。

平江不肖生文武双全，从小就爱好武术和文学，而且两方面都有不菲的成绩。他创作了很多作品，在当时国内及海外的华人社会中影响很大，他的著作既有如《拳术见闻录》、《拳师言行录》等反映其武术见解和习武经验的著作，也有如《留东外史》、《留东新史》等揭露清末留日学生恶现状的谴责小说，更有如《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江湖大侠传》（又名《玉玦金环录》）等多部使作者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武侠小说。

我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以民国时期印行过的版本为底本出版了他的《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留东外史》等，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了纪念这位为我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著名通俗文学作家，为了向爱好通俗文学的读者提供一种值得一读的传统通俗读物，我们准备陆续将平江不肖生的作品呈献给广大读者。

当年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平江不肖生的生平以及他的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我社曾约请他的夫人成仪则和他的公子向一学各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这次出版平江不肖生的作品，我们仍然将这两篇回忆文章附录在《江湖奇侠传》之后，以供读者参考。



目录

第一回	劫金珠小豪杰出世	割青草老英雄显能	〇〇一
第二回	八龄童力惊白日鼠	双钩手义护御史公	〇〇八
第三回	关东侠大名动京师	山西董单枪伏王五	〇一五
第四回	王子斌发奋拜师	谭嗣同从容就义	〇二一
第五回	曲店街王五看热闹	河南村霍四显威名	〇二七
第六回	霍元甲神勇动天津	王东林威风惊海宇	〇三三
第七回	少林僧暗遭泥手掌	鼻子李幸得柳木牌	〇四〇
第八回	论人物激怒老英雄	赌胜负气死好徒弟	〇四七
第九回	遇奇僧帽儿山学技	怨刁叔虎头庄偷银	〇五四
第十回	显奇能半夜惊阿叔	恶垄断一怒劫镖银	〇六二
第十一回	巨案频频哈埠来飞贼	重围密密土屋捉强人	〇六九
第十二回	霍元甲初会李富东	窑师傅两斗凤阳女	〇七五
第十三回	狭路相逢窑师傅吃屎	兄也不谅好徒弟悬梁	〇八二
第十四回	伤同道痛哭小英雄	看广告怒骂大力士	〇八九
第十五回	金禄堂试骑千里马	罗大鹤来报十年仇	〇九九
第十六回	言永福象物创八拳	罗大鹤求师卖油饼	一〇五
第十七回	奉师命访友长沙城	落穷途卖武广州市	一一一
第十八回	收徒弟横遭连累	避官刑又吃虚惊	一一七
第十九回	看宝剑英雄识英雄	谈装束强盗教强盗	一二三
第二十回	偷宝剑鼓楼斗淫贼	飞石子破庙救门徒	一二九
第二十一回	求援系杜知县联姻	避烦难何捕头装病	一三五
第二十二回	三老头计议捉强盗	一铁汉乞食受挪揄	一四一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回
第四十一回
第四十二回
第四十三回
第四十四回
第四十五回
第四十六回
第四十七回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老尼姑化缘收徒弟
刘三元存心惩强暴
逛乡镇张燕宾遇艳
陈广泰热忱救难友
齐保正吊赃开会议
陈广泰劫狱担虚惊
送人头为友报怨
黄长胜杀猪惊好汉
闻大名莽夫拆厂
慕剑侠荡产倾家
假英雄穷途受恶气
三侠大闹成都城
取六合战走老将军
仗锚脱险齐四倾心
周锡仁输诚结义
论案情急煞罗知府
虚声误我王五殉名
求名师示勇天津道
候通知霍元甲着急
降志辱身羞居故里
揽麻雀老英雄显绝艺
巧报仇全凭旱烟管
会力士农劲荪办交涉
买食物万里探监狱
玩把戏吓倒群盗
霍元甲二次访沃林
杀强盗掌心留纪念
程友铭治伤施妙手
碎石板吓逃群恶痞
服仙丹决计收徒弟

小霸王比武拜师傅
李昌顺无意得佳音
劫玉镯陈广泰见机
张燕宾恋色漏风声
周金玉巧语设牢笼
齐保正贪淫受实祸
谈往事倾盖论交
罗大鹤奏技收门徒
遣刺客报仇雪恨
真剑侠暗器杀强徒
巨盗初探仁昌当
赏中秋救出贞操女
代师报仇王五劝驾
罗曜庚枉驾求贤
入盗穴吓倒郭捕头
大言欺人霍四动怒
访力士订约春申江
比武艺高继唐显能
求师访道遍走天涯
拉虎筋大徒弟试工夫
看比武又见开路神
见强盗彭纪洲下说辞
送官眷八盗颺行装
订条约羞煞西人
秦鹤岐八代传家学
成绝艺肺部显伤痕
彭庶白爱友进良言
撒灰袋困斗老英雄
出王邸飞箭杀追兵

一四八
一五五
一六一
一六八
一七四
一八〇
一八七
一九三
二〇〇
二〇八
二一五
二二二
二二九
二三五
二四四
二五三
二六二
二七〇
二七七
二八七
二九七
三〇七
三一六
三二七
三三八
三五〇
三六三
三七三
三八三
三九九



第一回

劫金珠小豪杰出世 割青草老英雄显能

话说前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因新政殉难的六君子当中，有一个浏阳人谭嗣同，当就刑的时候，口号了一首绝命诗云：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绝命诗，当时传遍了全国，无人不知道，无人不念诵。只是这首诗末尾那句“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话，多有不知他何所指的。曾有自命知道的人，说那“两昆仑”系一指康有为，一指大刀王五。究竟是与不是，当时谭嗣同不曾做出注脚，如今谭嗣同已死，无从证实，只好姑且认他所指的确是这两个。

不过在下的意思，觉得这两人当中，当得起“昆仑”两字、受之能无愧色的，只有大刀王五一人。至于康有为何以够不上“昆仑”两字，不俟在下晓舌，也不俟盖棺定论，看官们大约也都明白，也都首肯。但是大刀王五是个什么人，如何当得起昆仑两字，如何倒受之能无愧色呢？在下若不说明出来，看官们必有不知道的，必也有略略知道而不详悉的。这部书本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要写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固不能不请出一位事业在千秋、声名垂宇宙的英雄，作一个开场人物。然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声名事业和大刀王五不相伯仲的，很有不少的人，这便不能不就这部书中所要写的人物和事实当中，拣一位年代次序都能与文字上以便利的开始写来。大刀王五的事迹，又恰是年代次序都能与文字上以便利，所以单独请他出来，作个开场人物。

好好的姓王行五，就叫做王五好咧，为什么却要加上大刀两字呢？姓名上有了这大刀两字，不论何人一听到耳里，便能断定这人是一个会



武艺的。从来江湖上的英雄、绿林中的好汉，无人不有一个绰号。绰号的取义，有就其形象的，有就其性质的，有就其行为的，有就其身份的，有就其技艺的。不问谁人的绰号，大概总难出这五种的范围。如今且借梁山泊上人物的绰号，证明这五种的取义来。曾读过《水浒传》的先生们，当读那一百零八人绰号的时候，读了“摸着天”和“云里金刚”这两个绰号，必知道杜迁、宋万二人的身量是很高的，“矮脚虎”王英是很矮的，“白面郎君”郑天寿是很漂亮的，“美髯公”朱仝，“紫髯伯”皇甫端，是胡须生得很好的。这种绰号，就是就其形象的取义。读了“霹雳火”、“拚命三郎”两个绰号，必知道秦明的性子最暴躁，石秀的性子最好勇斗狠。这种绰号的取义，便是就其性质的。读了“及时雨”、“鼓上蚤”两个绰号，必知道宋江是个肯周济人的，时迁是个当小偷的。这便是就其行为的取义。至于就其身份的，如“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船火儿”张横、“浪子”燕青等等，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双鞭”呼延灼、“金枪手”徐宁、“双枪将”董平、“没羽箭”张清、“铁叫子”乐和、“玉臂匠”金大坚，都是就各人所长的技艺取义。

如今在下所写的大刀王五，是和梁山泊上的大刀关胜一样的。不论《水浒传》上所写大刀关胜的写法，是一样一样的都模仿着《三国演义》上所写的关云长。关云长使的是青龙偃月刀，关胜使的也是青龙偃月刀。青龙偃月刀是马上临阵的兵器，长大是不待言，所以人称为大刀关胜。只是这种大刀，因为关云长曾用过，至今人都称关刀，并不称大刀。几十年前的军队里枪炮很少，大部分用的是蛇矛、刀、叉。这种刀在军队里，也占相当的地位，却不称为大刀，也不称为关刀。因为南洋器械中有这种刀，大家就称为“南洋刀”。不是军队里的人，无论如何会武艺的，使用这种的最少，为的是太长大、太笨重，极不适用。但王五何以又得了这大刀的绰号呢？原来北道上称单刀，也称大刀，《水浒》上既有个现成的大刀关胜，一般人便也顺口称大刀王五了，其实就是单刀王五。

王五得这大刀的绰号，却不寻常，很有些好听的历史，待在下慢慢的写来。王五的名和字，都叫做子斌，原籍是关东人，生长直隶故城，



生成的一副钢铜铁骨。小时候的气力，就比普通一般小孩子的大，又是天赋的一种侠义心肠，从小听得人谈讲朱家、郭解的行为，他就心焉向往。传授他武艺的师傅，就是他父亲的朋友，姓周，单名一个亮字。如今要写王五的事迹，先得把周亮的历史叙一叙。

周亮是保定府人，练得一身绝好的武艺，十八般兵器以内的不待说是件件精通，就是十八般兵器以外的，如龙头杆、李公拐之类，也没一样不使出来惊人。周亮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在山东、河南、直隶一带，单人独骑的当响马贼。这一带的保镖达官们，没一个不是拚命的要结识他。结识了他的，每一趟镖，孝敬他多少，他点了头，说“没事”，便平安无事的一路保到目的地。若是没巴结得他上，或自己逞能耐，竟不打他的招呼，他把镖劫去了，还不容易讨得回来呢！不过他动手劫的镖，总是珠宝一类最贵重而又最轻巧易拿走的，笨重的货物，再多的他也不要。那时有几处镖行里，都上过这位周亮的当，打又实在打他不过，避也避他不了。各镖行都心想：我们既以保镖为业，倒弄得要仰周亮的鼻息，我们孝敬他银钱，他说给我们保，我们才能保，他说不给我们保，我们就真保不了，他反成了我们的镖手，岂不是笑话吗？于是大家要商议一个对付他的方法。只是周亮的本领高到绝顶，聪明机警也高到了绝顶。几家镖行所商议对付他的方法，起初无非是要将他弄死，哪里能做得到的呢？三番五次都是不曾伤害得周亮毫发，倒被周亮用金钱镖打瞎了好几个有声名的好手，弄到后来，差不多没人敢和周亮交手了。周亮骑的一匹马，遍身毛色如火炭一般的通红，最容易使人认识的，就是全体的毛都倒生着，望去如鱼鳞一般。据说那匹马是龙种，日行六百里，两头见日，并不十分高大。保镖的达官们，远远的望见那匹马，即知道是周亮来了。曾在他手里吃过亏的，都望见马影子，就弃镖逃走了。周亮的威名越弄越大，保镖达官们的胆量便越弄越小。

那时江湖上的人，也就替周亮取了一个梁山泊上人物的现成绰号，叫做“白日鼠”。为什么把这样一个不雅驯、不大方的绰号，加在有大本领的周亮身上呢？这也是就其行为的取义。因为那时一般江湖上的心理，说绿林好汉，譬如耗子；保镖达官，譬如猫儿；所保的财物，譬如五谷杂粮。多存留了五谷杂粮的人家，若没有猫儿，耗子必是肆无忌惮



的把五谷杂粮搬运到洞里去，犹之财物有保镖的，就不怕绿林好汉来劫。然而周亮竟不怕保镖的，竟敢明目张胆来劫保镖达官所保的镖，这不是犹之大胆的耗子一般吗？公然敢白日里出现，心目中哪里还有猫儿呢？几家镖行，既是没法能对付这“白日鼠”周亮，就只得仍走到巴结他的这条道路上去。但是每一趟生意，孝敬周亮多少银两，银两虽是取之客商，并不须镖行破费，然面子上总觉得过不去。后来却被几家镖行，想出一个妥当的巴结法子，和周亮商量，公请周亮做几家镖行里的大总头，大碗酒、大块肉的供奉着周亮，一次也不要周亮亲自出马，每趟生意恭送三成给周亮。周亮见各镖行都如此低头俯就，也就不愿认真多结仇怨，当下便答应了各镖行。

只是周亮是个少年好动、又是有本领要强的人，像这般坐着不动、安享人家的供奉，吃孤老粮似的，一则无功受禄，于体面上不大好看，二则恐把自己养成一个偷懒的性子，将来没精神创家立业。因此在镖行当这公推的大总头，当不到几月，便不肯当下去了。有人劝周亮自己开一个镖行的，周亮心想也是，就辞了各镖行，独自新开了一个，叫做震远镖局。生意异常兴旺，山东西、河南北，都有震远镖局的分局。在震远镖局当伙计的，共有二三百人。把各镖行的生意，全部夺去了十分之八九。

一日，周亮亲自押着几骡车的镖，打故城经过。因是三月间天气，田野间桃红柳绿、燕语莺啼。周亮骑着那一匹日行六百里的翻毛赤炭马，在这般阳和景物之中，款段行来，不觉心旷神怡，偶然想起几年前，就凭着这四马、这副身手，出没山东、河南之间，专一和镖行中人物作对，没人能在我马前和我走几个回合，弄得一般镖行中人物望影而逃，几十年来的响马，谁能及得我这般身手，绿林中人洗手改营镖业的，从来也不在少数，又谁能及我这般威镇直、鲁、豫三省，怎的几年来，却不见绿林中再有我这般人前来和我作对？可见得有真实本领的人很少。俗语道得好：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有多么高的树儿，有多么大的影儿，有多么高的本领，便有多么大的声名。我如今的声名盖了三省，自然本领也盖了三省，怪不得没人敢出头和我作对。周亮正在马上踌躇满志，高兴的了不得，觉得骡车行的太慢，强压着日行六百里的马



跟在后面，缓缓的行走太没趣味，便招呼骡夫，尽管驾着车往前走，约了在前面杨柳洼悦来火铺打尖。遂将缰头一拎，两腿紧了一紧，那马便昂头扬鬣，从旁边一条小路由一座树木青翠的小山底下飞走。周亮用手拍着马颈项，对马笑着说道：“伙伴，伙伴！我几年就凭着你，走东西，闯南北，得着今日这般地位，这般声望，何尝不是全亏了你！我知道你生成的这般筋骨，终日投闲置散是不舒服的。难得今日这么好晴朗的天气，又在这田野之间，没什么东西碍你的脚步，可尽你的兴致奔驰一会，乏了再去杨柳洼上料。”那马就像听懂了周亮的言语似的，登时四蹄如翻银盏，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两丈远的壕坑只头一点，便钻过去了，一气奔腾了七八十里地。

周亮一则不肯将马跑的太乏，一则恐怕离远了镖发生意外，渐渐的将缰头勒住。正要转到上杨柳洼的道路，只见路边一个须发都白的老头，割了一大竹篮的青草，一手托住篮底，一手用两个指头套在竹篮的小窟窿里，高高的举在肩头上行走。周亮估量那大篮青草，结结实实的，至少也有一百斤上下。那老头一手托得高高的，一些儿也不像吃力。心中已是有些纳罕，故意勒住马，一步一步的跟在后面走，想看这老头是哪一家的。老头只管向前走，并不知道后面有人跟踪窥探，也不回头望一望。

周亮跟着行了十来里，见老头始终是那么举着，不曾换过手，心里不由得大惊，慌忙跳下马来，赶到老头面前，抱拳说道：“请问老英雄贵姓大名，尊居哪里？”老头一面打量周亮，一面点了点头笑道：“对不起，达官，恕老朽两手不闲，不能回礼。老朽姓王，乡村里的野人，从来没有用名字的时候，现在人家都叫我王老头，我的名字，就是王老头了。”说话时，仍不肯将草篮放下。周亮看了王老头这般神气，更料知不是个寻常人物，复作了一个揖道：“小辈想到老英雄府上拜望拜望，不知尊意如何？”王老头且不回答周亮的话，两眼注视着那匹翻毛赤炭马，不住的点头笑道：“果是名不虚传。非这般人物，不能骑这般好马。这倒是一匹龙驹，只可惜不能投它在疆场上建功立业，就退一步讲，在绿林中也还用得它着。”说时，回头望着周亮笑道：“老哥的意思以为何如？老哥现在是不是委屈了它呢？”周亮答道：“如果有干城



之将效力疆场，小辈固愿将这马奉送。就是有绿林中人物，够得上做这马主人的，小辈也不吝惜。奈几年不曾遇着，若是老英雄肯赏脸将它收下，小辈可即时奉赠。”

王老头哈哈笑道：“送给老朽驮草篮，那就更加可惜了。寒舍即在前面，老哥是不容易降临的贵客，老朽倒没有什么，小儿平日闻老哥的大名，非常仰慕，时常自恨没有结识老哥的道路。今日也是有缘，老朽往常总是在离寒舍三五里地割草，今日偏巧高兴，割到十里以外去了，不然也遇不着老哥。”周亮听得，暗想：这老头并没请教我姓名，听他这话，竟像是认识我的，可见得我的名头实在不小，心中高兴不过，对王老头笑道：“有事弟子服其劳，请你老人家把草篮放下来，小辈替你老人家驮到尊府去。”

周亮说这话的用意，是想量量这一大篮青草，看毕竟有多重，看自己托在手上吃力不吃力？王老头似乎理会得周亮的用意，只随口谦让了两句，便将草篮放下来笑道：“教老哥代劳，如何敢当！仔细弄脏了老哥的盛服。”周亮笑嘻嘻的，将手中的马鞭和缰头，都挂在判官头上。那马教练惯了的，只要把缰头往判官头上一挂，周亮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旁人谁也牵它不动。周亮弯腰将草篮往手中一托，也照王老头的样，左手两个指头套在草篮的小窟窿里，扶住草篮不教倾倒。王老头在前面走着道：“老朽在前引道了。”

周亮将全身的力，都运在一条右臂上，起初一些儿也不觉吃力。草篮重不过一百二十斤，才跟着走了半里多路，便觉得右肩有些酸胀起来了，只是还不难忍耐，又行了半里，右臂渐渐有些抖起来了，左手的两个指头也胀疼得几乎失了知觉，草篮便越加重了分两似的，心里想换用左手托着才好，忽转念想起王老头行了十来里，又立着和我谈了好一会，他并不曾换过手，且始终没露出一些儿吃力的样子，他的年纪比我大了好几倍，又不是个有大声名的人，尚且有如此本领，我怎么就这般不济，难道一半也赶他不上吗？他说他家就在前面，大约也没多远了，我这番若不忍苦，把这篮草托到他家里，未免太给他笑话。周亮心里既有此转念，立时觉得气力增加了好些。

王老头旋走旋抬头看看天色，回头向周亮笑道：“请老哥去寒舍午



饭，此刻也是时候了，老哥可能快些儿走么？”周亮是个要强的人，如何肯示人以弱呢？只得连连答道：“随你老人家的便，要快走就快走。”王老头的脚步，真个紧了，可怜周亮平生不曾吃过这种苦头，走了里多路，已是支持不来了，在这支持不来的时候，更教他快走，他口里虽是那么强硬的答应，身体哪里能来得及，只把个周亮急得恨无地缝可入。不知周亮这草篮如何下地，且俟第二回再说。



第二回

八龄童力惊白日鼠 双钩手义护御史公

话说周亮照王老头的样，托了那篮青草，已是走的支持不来了，王老头的脚步，走得更加快了许多。周亮生平不曾使用过这般笨力，教他如何能支持得下，心里一着急，就悔恨自己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多事替他代什么劳，真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由强出头”，这回只怕要把我好几年的威名，一朝丧尽。正要想一个支吾的方法，好掩饰自己力乏的痕迹，忽见从对面来了一个壮士，年纪约在三十左右，身上的衣服虽是农家装束，十分朴素，但剑眉电目、隆准高颧，很有惊人的神采。王老头远远的就向那壮士喊道：“我儿来得正好，累苦了周大哥，快来把这篮青草接过去。”

那壮士走到了跟前，看了看周亮背后的马，才向周亮拱手笑道：“就是江湖上人称白日鼠周亮周大哥吗？”周亮被肩上的这篮草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没说点头答礼，连回话都怕发声颤动给人笑话。好在王老头十分通窍，连忙在旁答道：“怎么不是呢？这是我儿平日时常放在口中称赞的周亮大哥。”随指着壮士对周亮说道：“这便是小儿王得宝，终日在家仰慕老哥的重名，只恨不得一见，今日算是如了他的愿了。”

王得宝即伸手将草篮接过，只一只手托住篮底，左手并不勾扶。周亮这时的两手一肩，如释了泰山重负，不过用力太多，一时虽没了担负，然两膀的筋络都受了极重大的影响，仿佛麻痹了一般，好一会还不能回复原状。王老头竭力向周亮慰劳，周亮越觉得面上没有光彩。他万没想到在这荒僻地方，也能遇见这般有本领的人物，心想：亏得他父子是安分种地的农人，没心情出来和我作对，若他父子也和我一般的，在江湖上做那没本钱的买卖，有我独自称雄的份儿吗？如今我镖局里，正



用得着这般人物，我何不将他俩父子请去，做个有力量的帮手呢？周亮心中一边计算，眼里一边望着。王得宝独手擎着草篮，行若无事的往前走，旋走旋回头和王老头说话，说的是因家中的午饭已经好了，不见王老头割草回来，不知是什么缘故，有些放心不下，所以特地前来探看。

谈着话，没一会就到了一个村庄。王老头回头笑向周亮道：“寒舍是已到了，不过作田人家，什物墙壁都龌龊不堪，当心踏坏了老哥的贵脚。”周亮看这村庄的房屋虽很矮小，却是瓦盖的，也有十多间房子。大门外一块晒粮食的场子，约有两亩地大小，几副石担、石锁堆在一个角上，大小不等，小的约莫百多斤，大的像有七八百斤的样子，握手的所在都光滑滑的，望而知道是日常拿在手中玩弄的。

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从大门里跑了出来，向王老头呼着爷爷道：“你老人家怎么……”话不曾说完，一眼看见周亮身后的那匹翻毛赤炭马，即截住了话头，两眼圆鼓鼓的，只管望着。王得宝喝了一声道：“呆呆的望着干吗？还不把这草接进去喂牛！”那小孩吓得连忙走过来，伸着双手，接了那篮草。奈人小篮大，草篮比小孩的身体还高大，只得用双手捧着，高高的举起走进大门里面去了。周亮看了，惊得吐出舌头来，心里想道：若不是我亲眼看见，不论谁把今日的事说给我听，我也不相信是真的。

周亮心里正在思量的时候，王得宝过来接了缰头。王老头请周亮到里面一间房里坐下，周亮开口说道：“便道拜府，实不成个敬意。小辈这番保了几车货物，和骡夫约了在杨柳洼打尖，本是不能在尊府厚扰的，不过像你老人家这般年老英雄，小辈深恨无缘，拜见得太晚，今日天赐的机缘，得邂逅于无意之中，更一时得见着父、子、公孙三代的豪杰，心中实在不舍得立时分别。”王老头笑道：“老哥说的太客气，老朽父子都是乡村里的野人，什么也不懂的，平日耳里只闻得老哥的威名，今日见面，因看了那匹马，就想到非老哥不能乘坐，所以料知是你老哥。”

周亮听王老头的言语，看王老头的举动，心中总不相信是个乡村里作田的农人，谈到后来，才知道王老头在四十年前，也是一个名震三省的大响马，单名一个顺字。王顺当响马的时候，也是喜欢和保镖的作



对，但他不是和周亮一般的要显自己的能为，也不是贪图劫取珠宝，因他的生成的一种傲骨，说丈夫练了一身本领，当驱使没本领的人，不能受没本领人的驱使，与其替人保镖，如人家的看家狗一样，不如爽爽利利的当几年强盗，一般的捞几文钱糊口。替人保镖是受没本领人的驱使，哪有当强盗的高尚。王顺既是这般心理，因此就瞧不起一般保镖的。不问是谁人的镖，他只要能劫取到手，便没有放过的。那时一般镖行对付王顺，也和对付周亮一样，不过周亮却不过情面时，自己也投入镖行。王顺却不过情面，就洗手再不做强盗了，改了业，安分守己的种地，做个农人。

只是他儿子王得宝的性质，又和王顺相反。起初听得周亮当响马的种种行为，王得宝不住的叹息，说是可惜，怎么有这么好的身手，不务正向上，若一旦破了案岂不白白的把一个好汉断送了。后来听得被几家镖行请去当镖头，不一会又听得开设震远镖局，王得宝才拍手称赞，说周亮毕竟是个好汉子，就很有心想结识周亮。只因知道周亮的年纪太轻，声名太大，王得宝恐怕周亮在志得意满的时候，目空一切，自己先去结识他，遭他的轻视，所以不肯先去。

若论王得宝的本领，并不在周亮之下。这回周亮到了王家，和王得宝说得甚是投契，彼此结为生死之交。周亮把王得宝请到镖局里，震远镖局的声名就更大了。王得宝在震远镖局，没几年工夫一病死了，临死的时候，将自己的儿子王子斌托给周亮，要周亮带在跟前，教他的武艺。王子斌就是周亮初次到王家的时候，在大门外看见的那个双手捧草篮的小孩，天生牯牛一般的气力。王得宝在家的时候，已教给了他一些武艺，王得宝死时，王子斌才得十二岁，叔伯兄弟的排号第五，自己并没有亲兄弟。王子斌跟着周亮，在震远镖局学武艺，周亮自己没有儿子，将王子斌作自己亲生的儿子看待。

王子斌学艺，极肯下苦功，朝夕不辍的练了八年，已二十岁了，武艺练得和周亮一般无二，没一种兵器不使得神出鬼没。他平日欢喜用的，是一对双钩，比旁的兵器更加神化。周亮见他武艺去得，每有重要的镖，自己分身不来，总是教王子斌去。绿林中人欺他年轻，时有出头与他为难的。他那一对双钩，也不知打翻了多少好汉，江湖上人因此都



称他为双钩王五。

双钩王五一得名，周亮就得了一个不能动弹的病。原来周亮当响马的时候，常是山行野宿，受多了雨打风吹，又爱喝酒，两脚的湿气过重，初起仗着体质坚强，不拿他当一回事，一认真病起来，就无法医治了。上身和好人一样，能饮食，能言笑，只两条腿浮肿得水桶一般粗细，仅能坐着躺着，不能立着。前回书中已经说了，他是个极要强、极好动的人，得了这种病，如何能忍受的了，便不病死，也要急死了。周亮死后，没有后人，王子斌感激周亮待自己的恩义，披麻戴孝的替周亮治丧，是周亮的财产都交给师母，自己丝毫不染指，当下把震远镖局收了，自己另开了一个，名叫会友镖局，取“以武会友”之意。

王子斌最好交结。保镖所经过的地方，只要打听得有什么奇特些儿的人物，也不必是会武艺的，他必去专诚拜谒。若是听说某处有个侠义男儿，或某处有个节孝的女子，如今有什么为难的事，他必出死力的去帮助，一点儿不含糊。略懂得些儿武艺的人，流落了不能生活，到会友镖局去见他，他一百八十的银两送给人家，丝毫没有德色。

那时合肥李鸿章用事，慈禧太后的极是亲信他。满朝文武官员，不论大小，没一个不畏李鸿章的威势，也没一个不仰李鸿章的鼻息。偏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御史安维峻，看不过李鸿章的举动，大胆参了一摺子，大骂李鸿章和日本小鬼订立《马关条约》如何丧权辱国。这本参摺上去，大触了慈禧太后之怒，立时把安维峻发口。发口就是充军，要把安维峻充到口外去。

这事在如今看来，原算不了一回事。在清朝当御史的人，名位虽是清高到了极处，生活又就清苦到了极处。一般御史的家里，每每穷得连粥都没有饱的喝。人一穷到了无可如何的时候，就免不得有行险侥幸的举动了。什么是一般御史行险侥幸的举动呢？就是拣极红极大的官儿，参奏他一下子，遇着那又红又大的官儿，正当交运脱运的时候，倒起霉来，这一摺子就参准了，如明朝的徐阶参严世蕃一般。参倒了一个又红又大的官儿，即一生也吃着不尽了。怕的就是自己的运气，敌不过那又红又大的官儿，然而他自己，本来也在穷苦不堪的境况里面度日月，纵然参不着，或受几句申饬或受些儿处分，正合了一句俗语：“叫化子遭